

耳朵虚惊记

□南京 吴晓平

单位体检,查出我耳廓上长了一个囊肿。医生问我,什么时候发现的?我愣了一下说,就刚才发现的,而且是你发现的!医生揪着我的耳朵,哭笑不得,语重心长地说,你啊你,真马虎,耳朵上长这么大个东西都不注意?还不赶快去医院看!

医生发话,那就是奉了圣旨。回家一说,老妻更是如临大敌,揪住我耳朵,这样掐掐,那样捏捏,还问我疼不疼?我说,本来不疼不痒的,给你捏啊掐的,现在疼了!老妻板起面孔说,你严肃点儿,不疼不痒,更是危险的信号,可能就是肿瘤耶!我打开她的手,说,你又不是医生,蜜瞎说!“那好”老妻急赤白脸地说,“我们马上去医院,看医生!”

按老妻的意思,当晚看急诊才好。我没理他,说这也不是急病,我明天还要录节目,等休息天再看。老妻拗不过我,只好等到周末,又催我去。

去哪里呢?几年前我曾经给一家民营耳鼻喉医院代过言,既然是耳朵上长东西,找他们方便。于是便去了。院方直接领我去看一专家。专家捏着我耳朵,掐掐摸摸的,说,小囊肿,就门诊开一刀即可。老妻一听动刀,死活不让,非要我再找家医院问问。

拗不过老妻死缠烂打,我只好又去一家三甲医院。这家医院的院长是我好友,电话联系好,去了。院长揪着我耳朵一看,说,这个我不能瞎讲,我带你找整形外科去找专家

看看。我说,找什么整形外科?这是耳朵,就是普通的耳朵耶!院长说,你不懂,长瘤子长疔疔都是属于外科的,但现在大医院分工细了,你应该属于整形外科。于是,我只好喃喃咕咕地跟在他身后,来到整形外科。还是那套程序,专家揪着我的耳朵,捏啊摸的,结论还是要开刀。“而且这瘤子长在软骨上,蛮麻烦!”专家说,“必须在另一只耳朵上取一些软骨下来,移植撑住耳廓!”我一听就慌了,说专家专家,你开刀就开了,不要移植可好?一只耳朵割也就割了,戴个耳套之类上电视,观众还以为老吴赶时髦呢!如果两只耳朵全动刀,那我不要满头缠上绷带?

跟专家斗嘴半天。院长强行将我拉到走廊上,很贴心地说,“吴老师,我看你不要急着决定手术还是不手术,能不能再找几家医院,多看看几个专家再做决定可好?”我满腹狐疑的看着他,确定他不是在想推死尸过墙,才犹豫地点点头。

回家,老妻一天捏我耳朵数遍,感觉又红又亮,隐隐感觉还有些肿胀。正好今年夏天野游,身上有些皮炎,老妻叫我擦药。我突然灵感,说,我这囊肿,说不定也是皮下组织发炎,给皮炎所专家看看吧。老妻一击掌说,对呀。于是,又找皮炎所熟人。因为从来没去过皮炎所,先发了一张耳朵上的照片,问熟人这个部位挂号挂什么科?熟人问了一圈,过了

两天才给我回话,还是要整形外科!我气得鼻子不来风,怎么到哪家医院都被整形科看中了呢?不看!不看!

如是拖了一个多星期,老妻天天在我耳边韶叨。前天晚上应酬,我带老妻同行,无意中听说桌上有个外科专家,享受国务院津贴的,且还经常出国交流讲课。借敬酒机会,我请教专家,你看看我耳朵上这个疔疔是个什么玩意儿?要紧不要紧?专家很客气,没有揪我耳朵,只是围着我转了两圈,问:在哪里?老妻早就闻声过来,拽住我左耳,又揪右耳,突然惊呼:哎呀吴晓平,你的疔疔找不着了么?我赶紧拿镜子一照,真的,又红又肿的疔疔不见了,隐隐只有一块小小的隆起,不注意,根本不出来。一贯善于开展表扬与自我表扬老妻立马说,你看看,还是我救了你吧,当初要是依你,门诊咋擦一刀,早就半拉耳朵了!我说,拉倒吧,一次次上医院全是你拉我去的,当初又红又肿的瘤子,也全是你和医生捏啊掐啊合谋搞出来的……

专家在一边插不进话,笑眯眯望着我们说,是你俩继续讲相声呢,还是听我说?这种囊肿身上很多,如果不疼不痒的,你根本无须管它,就像老树长瘤一样……

我豁然开朗,紧紧握住专家的手直摇,说,亲人呐,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——我就是一棵老树,以后疙里疙瘩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——干杯!

广东都能煮到粥里。

艇仔粥最有特色,也是我犹为钟意的。艇仔,在广东话里,是指在海港里行驶的小船,也专指那些为买卖双方传递艇仔粥的跑腿小哥。艇仔粥以新鲜的小虾、鱼片、葱花、蛋丝、海蜇、炸花生仁、油条屑为原料,集众多物料之长,粥底绵烂,粥味鲜甜,爽脆软滑兼备,堪为佳肴。

“黄帝始烹谷为粥”,这是最早关于粥的文字。秦汉时期,粥并非用于“充饥果腹”,当时有“居丧吃粥”的风俗,借克制享乐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。

自古国人有鬻歌鬻画鬻文之说,唯粥不鬻也。意思是当你穷困时,可以去卖唱换钱,可以去作画换钱,可以去撰文换钱,唯独不能卖粥。粥只能作慈善、救灾和施舍之用。食粥,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文。

“一箪食一瓢饮,乐在其中”。种粮食不易,做成一粥一饭亦是不易。当学会感恩和克制,常思贫来家中无余粮,常念点滴食物皆辛劳。

显冷清,甚至不如对面那座刻有“少陵草堂”的碑亭,更引人注目。

中学时代读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诗人潦倒窘困的生活情景,曾让我伤感不已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是诗人委身茅屋时的心愿,那一声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的感慨,更令我油然而生敬意。

今日草堂,厅堂殿宇,大抵都能算做广厦,即便没有千万间,总有百十间。诗人生前绝不会想到,当初简陋狭小的草屋,人迹罕至的幽僻之所,日后会成为熙攘热闹的游览胜地。

老村庄的小河

□河北内丘 刘娟

不是每个村庄都依偎着小河,有小河的村庄是幸福的。

村庄的小河像一位母亲,哺育着身边的土地,身边的人。也许,千百年前,人们正是因为这条小河才停下奔波的脚步,在河边搭建起房屋,开垦出土地。一代又一代,土地在河水的滋润下,越来越肥沃,村庄的烟火气息也越来越浓。你看那勤劳的村民,正扛起锄头,带上一天的干粮,沿着河岸去地里干农活。那头走在老人身前的老黄牛,边啃着河边嫩嫩的青草,边慢悠悠地往山上去。傍晚,劳累了一天的汉子们挑来河水,畅快淋漓地冲个冷水澡。老黄牛停在河边,大口大口地喝着河水,在老人的吆喝声中不情愿地回到了牛槽。有母亲的庇护,村庄里的人们觉得踏实而宁静。

村庄的小河如儿时的玩伴,陪伴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童年时光。夏天,浅浅的河滩上,少不了光着屁股嬉戏的孩子们。你撩我一脸水,我泼你一身水,好不热闹。找一处水流缓慢的地方,掀起一块儿石头,悠悠悠哉的螃蟹被惊得四散逃跑,却终究躲不过孩子们的火眼金睛。很快,孩子们捉了足足半桶螃蟹,如同凯旋

归来的勇士,兴奋地跑回家向母亲邀功。

小河似一位恋人,把山沟沟里的村庄撩拨得生机勃勃。乡亲们习惯了在淙淙的流水声中开始一天的劳作。奔流不息的河水,把人们美好的向往与期盼带到大山的外面。守着大山的乡亲们,寻到了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的秘诀,河边建起了大口井,山上种植了果树。女人们喜欢结伴到河边洗衣服,用棒槌打着衣服上的土渍与汗渍,日子也在这一声声敲打中越加红火热闹。到了夜晚,村庄的人们又在小河的呢喃声中安心地入睡,为新的一年积蓄力量。

村庄的小河又是一位智者,曾经见过高山,流过低谷,它更懂得人生的真谛。静静的流水,悄然看着村庄的人们在时光中打磨。岸上的欢笑与泪水,丝毫不能惊扰河水的舒缓与平和。流水无情,不言不语;流水有情,不离不弃。睿智的小河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一切,岸上的幸福与悲伤都随着这河水奔向遥远的地方,留在村庄里的是纯粹与淡然。

村庄的小河,让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魂牵梦绕。

粥饭

□南京 姚晨

我的人生轨迹在中国版图上呈扇形分布,扇钉部位在四川,最北端是辽宁锦州,向下依次是山东、江苏、福建,一直到最南端的珠海和澳门,如果按流域来说,则分属辽河流域、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,这张大大的扇面,基本覆盖了中国几个最重要的稻米产地。

妈妈生我时,坐完月子很快就从青岛回到烟台上班了,我从此便不得不依靠牛奶妈妈的奶成长。父母工资不高,却为我订了四瓶牛奶,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奢侈了。我喝牛奶常拉肚子,长大以后才知道,这叫乳糖不耐受。

襁褓中的我长期在邻居家里生活。隔壁蓝奶奶终生未嫁,善良淳朴,非常喜爱孩子,她的身边一直收养着老街坊高家的两个孤儿。哥哥叫高毛毛,弟弟叫高豁豁。弟弟有先天性缺陷唇腭裂,俗称兔唇,大家都叫他高豁豁。那个年代对身体残障的人并没有太多的关爱和尊重。

每当牛奶喝完,我依然饿得哭

闹,蓝奶奶就会指派这兄弟俩,“毛毛豁豁,去把锅里稀饭热一下端过来。”

稀饭就这样留在了我人生最初的记忆里。

要把稀饭煮得绵软顺口,一定要把稻米淘净,点入一星猪油,泡上一阵再加火熬煮,这样煮出来的稀饭口感会更加清淡甜润,米香味足。当然,还有很多种其他粮食制成的稀饭,比如北方小米粥、南瓜粥、玉米粥,南方薏仁粥、绿豆红豆和大米煮成的稀饭,等等不一而足。

有人说稀饭和粥是两回事,北方吃粥,南方喝稀饭。我一直认为,粥与稀饭完全是一回事,不过是添加食材的不同。

成年后在福建广东工作,看当地人煲粥,也学着依样画葫芦。广东人煲粥花样繁多,按食材分,有皮蛋瘦肉粥、牛肉粥、鱼片粥、鲜虾粥、滑鸡粥……按功能和出处分,有状元及第粥、滋补养胃粥、艇仔粥等等,夸张一点说,北方能包到饺子里的食材,

杜甫草堂

□扬州 徐林

到成都,不能不去杜甫草堂。

公元759年,杜甫为躲避“安史之乱”,携家带口由陇右(今甘肃省南部)入蜀。依靠亲友帮助,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,修建了一座作为居所的茅屋,自谓“草堂”,亦被后人称做“浣花草堂”。诗人在“浣花草堂”生活近四年,创作诗歌240余首,约占其一生诗作的六分之一,包括《春夜喜雨》《蜀相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。

现在的杜甫草堂已非当年的“草堂”,而是一座具有古典园林特色的纪念性建筑群。杜甫当年的“草堂”早在中唐便已荒没。后人修建

“草堂”,只为纪念草堂主人,并非恢复草堂原貌,故宋人复修的“草堂”便已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庭院。此后,历代以此为基础,不断修葺,规模越来越大。今日“草堂”占地近三百亩,大致保留了清代的建筑风格,三大主体建筑官廨、史诗堂和工部祠,浑然一体,古朴典雅。庭院深深,花木参差,溪流环绕,景致怡人。

在草堂后院,我见到了据说是按原貌复制的“草堂”:数间草顶泥屋,一道篱笆矮墙。因为禁止入内参观,游人只能在篱笆前驻足,或许复制品破坏了游人种种想象,与前院游人如潮的热闹场面相比,此处略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38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